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義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慢其先生

傳曰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傳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

胡安定瓊之為先生也如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一時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則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嘗聞其慢也孫明復之為先生也如石介之該通張洞之辯博皆魯之尤賢而有道者其於先生行則從升降揖拜則執杖履而侍肅然其恭亦未嘗聞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礪少嘗師事嗣廬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置于齋閣執弟子之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無子公為葬其三表又為嫁其女子同年進士宋湊尚書王存少嘗師事穎川陳俊俊死無子存為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則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况敢慢之於在生之

日乎其間或有慢者特輕薄小人耳惜其不知為先生者大有不可慢處其開悟未達陰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見也昔王先生者家極貧以教導村童為業晚得一子已八歲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為童其僧一見知其英物即令就學不惜錢帛資之咸平中舉賢良方正其後為參政作樞密名位烜赫官業過人是為王文康公燿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龍圖學士益柔之子謹行謹言皆至大夫有賢德嘗與康節諸公游然則為先生者是可慢乎

贊曰

父生師教 二者並言 傳道授業

孰為本源 服有衰絰 心喪三年

人倫所重 天道亦然 慢其所敬

惡莫大焉

叛其所事

傳曰僚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翁皆所事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

叛之然後謂之叛也但凡緩急非所倚利害不相卹即為叛也請以一二僕卒言之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僕夫趙延嗣事舍人王隣幾為僕夫隣幾知制誥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貧無以為養

延嗣義不捨去竭力養其三女凡十許年未嘗識女之面及三女長成即詣京訪舍人之舊宋翰林白楊侍郎徵之放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訝曰汝之所為吾儕不及於是合金迎三女歸京擇良配嫁之著得名士時但徠先生石守道特為傳之以激世之不能篤於義者王達初事屯田郎中李臺為僕夫後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軍適臺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平生親舊無一人敢餉問者獨達日守臺門供其飲食如是四十餘日未嘗少息及獄具貶為南恩州駕從者皆辭去獨達送之臺忽感恚自盡達為經理後事哭之如親父子見者無不墮淚洎事畢方敢捨去時司馬溫公亦為傳之以戒世之薄乎義者然則世

(027) A 10-1

之受知於人臨利害而輒相棄背者曾不若趙廷嗣王達之為僕卒也

贊曰

君師長治 及其受恩 皆曰所事 分有常尊 情義依托 施于子孫

奴僕報主 犬馬戀軒 我思嬰曰

作于九原

誰諸無識

傳曰楞嚴云該惑無識疑誤眾生死後便當墮入無間然則誰之為罪豈為輕哉昔

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鐘於老君殿下燬藥而賣眾方集必指

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眾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

火自鐘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眾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

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時楊克勤聞之於驗屍官甚的

張懷素者亦偉然其人也自言道術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

時彼正在旁諷其太早又言漢楚成臯之戰彼正登高觀戰如蔡卞尚猶惑之每

對客言及必極口稱嘆惟忠肅陳確不信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污蟻惟忠肅獨

免羅織然則誰諸無識其撥禍終可免乎大抵誰妄之人但知貪財不復畏罪為僧

人則挾談空而誰為方士則挾丹藥為誰為師巫則挾鬼神而誰為醫卜則各挾其

術而誰安知誰妄為罪非獨撥禍又當墮大地獄乎

贊曰

笑烈於怒

殆非人情

矧我同類

掩耳盜鈴

志悽於兵

涸魚可躍

萬物之靈

以誰為巧

誘諸同學

傳曰人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則朋友之道豈

為輕乎况諸同學平日相處於硯席之間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軌

加毀誘乎昔郭尚書贊初作賦即有聲時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毀誘由是贊連

上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

贊聞之幸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終可掩乎今復賴之

得無愧乎惜其不知前輩同學未嘗不相親厚也昔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嘗同

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斃每出謁則互為僕從是年李先登第受許州長社簿將之官

李白為其妻控驛韓從後為負一籠既至界所惟餘八百見錢中分為二一哭而別

明于韓亦登第後皆官至參政世為婚姻有相誘乎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

學元興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為訊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

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

烏足以語此哉

贊曰

虛誣詐偽

儀秦交誓 敗於傾覆 消腹胥忌  
 喪身則足 相觀而善 道感仁熱  
 借使非才 石可攻玉 須友以成  
 千祿百福

傳曰虛也者漫浪不根也誣也者妄有仿  
 礙也詐也者詭計百出也偽也者矯飾過  
 情也辭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  
 也大抵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今乃捨誠而習為虛誣詐偽即是戾天之  
 道而夫人之道也既矣天道又失人道不  
 入三惡其將何歸是故藥山曰欲識賊鬼  
 道者即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  
曰欲識地獄道又今幾劫煎煮者是  
誠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  
欲識富貴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疏者  
是宜須欲毛戴用新機例慈敬人天即  
今此得成能持新  
字幹者是也  
 夫多虛少實在虛誣詐  
 偽中特四之一耳其從墜之速尚至如此  
 況兼其四而皆犯之乎從墜之說姑置勿  
 論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庶幾皆知自  
 克昔李及為監司既替登對神宗問曰麥

價幾何及曰臣於職事無不盡公獨不知  
 麥價耳他日欲得一官為諸路按察宰執  
 屢薦其人終不能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  
 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問故上曰朕  
 欲周知四方利病須忠誠信實人方可委  
 任如麥價不知有甚撰一箇不得於是召  
 及遂蒙信用王隱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  
 時河決大發丁夫隨處築塞上達數輩健  
 步往來偵視先有兩輩至言決流已塞水  
 復故道俄而隱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  
 來時頗覺津流未斷恐尚煩聖慮上怒拘  
 之少頃報至則水勢暴猛復衝壞大捷橫  
 注數郡矣上因召隱慰諭立遷小校自是  
 補擬校列多蒙超擢及東宮擇親衛指揮  
 使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誠實可  
 用即已補之其後位至侍衛少軍都指揮  
 使保寧軍節度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  
 七人然則二公誠實豈不愈於虛誣詐偽  
 而速入惡趣者乎

替曰

攻訐宗親

不誠無物 命之曰虛 言不可復  
 其實也誣 偽則奪真 詐反近愚  
 以此行已 誰食其餘 骨肉猜阻  
 況於國都

傳曰禮曰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所謂親  
 親者各親其親也身既列為族屬上復同  
 乎祖先其可不相親乎求之前輩無若范  
 文正公言之最為切當也文正曰吾之宗  
 族居於吳中者甚多在吾國有親疎在祖  
 先視之則均為子孫無親疎也且祖先以  
 來積德凡百餘年至吾身而後發今為大  
 官若或獨享富貴不復少卹宗親異日何  
 以見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顏以入家廟  
 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宗親又於姑  
 蘇近郊買良田四十頃為義莊以養羣從  
 之貧者且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每  
 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練一四乃至嫁娶喪  
 葬并皆有贈給其子純仁尤能克紹其志惟  
 守廉儉俸祿所得盡以廣義庄前後任子

之恩必先及疎屬身歿之日勿子五孫尚  
有未宦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親之說可謂  
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  
恩張康節公異常分俸以及九族趙夫又  
世開嘗捐金以贖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吾  
恭安公存嘗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為之殊  
要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  
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  
爭絲毫必校或相念嫉或相傾奪皆是也  
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

已惡當攻 待人必恕 以訐為直  
聖人所惡 於尊者薄 尤可愧懼  
根本平時 視若行路 不務睦蘇  
弄倫假教

虛靜天師頌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妄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煨爐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來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義八

剛強不仁

傳曰孔子以剛為近仁太上以剛為不仁  
聖人之言豈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剛乃剛  
毅之剛確然不奪乎內君子之剛也有殺  
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根也慈焉得剛  
太上所戒之剛乃剛強之剛忿然常見乎  
外小人之剛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  
不仁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  
死之徒大抵剛強之剛不能自戒則便有  
不仁之失在乎其間太上所以斷而書曰  
不仁也昔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初  
到徐州與郡守徐岐爭屋便欲引節斬岐  
岐奏于朝範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時呂  
昭才為鎮北將軍冀屬鎮北範以昭才仕  
進出其後意輕之語其妻曰吾寧能三公  
長跪不能為呂子展屋妻曰君在徐州便  
欲引節斬岐人皆謂君難為作下今到冀  
州又不欲為呂子展屋人必謂君難為作